

■宗教学

尤智表的佛学科学分析

麻 天 祥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麻天祥(1948-), 男, 河南博爱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佛学、宗教医学、伦理学研究。

[摘 要] 佛说缘生而主无常、无我、性空。佛教传入中国后, 谈空说有, 异说纷呈。近代佛学复兴, 科学思潮适逢其会, 以科学解空则应运而生。无论在形式上、方法上, 还是在内容上, 无论是宇宙生成论, 还是社会人生观, 处处用自然科学方法和科学成果印证佛教义理, 为佛学提供实验的证据。尤智表便是其中之翘楚。

[关键词] 佛学; 科学; 实证; 实验

[中图分类号] B49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5)01-0074-06

宗教与科学原本并行不悖, 诚如爱因斯坦云: 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 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 (Science without religion is lame, religion without Science is blind)。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新旧交错并陈, 佛教文化更是包容儒道, 兼采中西, 入世出世, 为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觅得一个新的理论源头。佛教与科学尤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携手联袂, 竭力为佛学寻求“实验的证据”, 在有限的程度上, 使佛教文化焕然一新——以佛家的思维方式探索社会与心性问题的, 借自然科学的成果与科学方法为佛学提供理性认识的依据, 及先验的论证。谭嗣同、梁启超、释太虚、张化声、景昌极以及王季同等, 均欲将“科学哲学宗教冶为一炉”^[1] (第3102页), 用科学知识印证佛教义理。尤智表的《佛教科学观》、《一个科学家研究佛经的报告》, 无疑是精于自然科学的学者, 以科学知识和科学成果对佛法的理性分析与比较系统的科学论证。

尤智表, 生于1901年, 苏州人, 23岁毕业于上海南洋工业专门学校大学部电机科。毕业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译员。继于沪上创办无线电速成学校, 以所得留学美国, 入哈佛攻读无线电专业。回国后任杭州中央航空学校教官, 兼浙江大学教授。后任中央机械学校高级教官, 并调交通部训练所任职。抗战胜利后任湖北省政府专门委员, 兼开发神农架森林筹备处主任。1926年在上海太平寺皈依印光为在家弟子。著有《佛教科学观》及《一个科学家研究佛经的报告》。王小徐在序中评价尤氏“以科学方法研究佛经”, “没有一字不根据事实真理, 没有一句不符合科学原则。真是字字珠玉, 语语金石”^[2] (第1页)。

尤智表学佛有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情节。学佛前, 由于科学的教育, 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训练, 自然养成“科学万能”的自傲, “对于世间一切事物的看法, 多少要和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宗教家等的态度不同”, 认为“宗教不过是止小儿啼的”。他的叔父尤景溪, 也曾公然为佛弟子而研究佛学数十年。尤智表, 大学毕业后, 叔父“问起我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理有没有兴趣”, 并告之“应该向佛经中求”。尤感到可笑, 认为从佛经中求宇宙人生真理简直就是画饼充饥, 表示“绝对不看佛经”。尤景溪批评他执见太深, 说“科学家注重客观”, “正和佛教的破我执相同”, 要求他破除“所知障”, 即“塞在门口”, “先入的科学知识”, 对佛教“要胸无成见, 不作宗教观, 不作哲学观, 不作科学观, 应彻底的客观”。尤智表认真揣摩, 觉得叔父的话颇有理, “爱因斯坦假使不把牛顿的旧知见扫除, 怎能发明相对论, 去修改牛顿的万有引力

定律”？于是先读谢蒙的《佛学大纲》，继读明真鉴注的《楞严经》，佛教经论给他的惊讶，不亚于他对科学的知解。他说：“佛教的内容之丰富，不减于我所学的各种科学”^[2]（第6页），从而开始法海泛舟，“现身说法，向爱好科学的人们报告他研究佛经的心得和经验”^[2]（第6页）。

尤智表对佛学的科学分析无微不至。本文着重就方法、内容两个方面探讨尤氏对佛学的科学分析。

一

首先，作为方法，崇尚实验，佛学与科学相类。

尤智表言：“佛教不是单讲理论而不讲实行的”，而是知行并重，知行合一，“知之极就是觉，觉行圆满就是成佛”。所以他的结论就是：“不仅《楞严经》是一部实验指导书，所有经律论三藏都是崇尚实验，指示实验的。”在他看来，真正的科学家“走出书室，便到实验室，作完了实验，便回到书室，再把实验的结果，分析探讨，以与理论相印证。真正的佛学家也是如此。阅经看教之后，便入佛堂，或静坐参禅，或注想作观，或修律仪，或修密行，或念佛，或作种种佛事，功行完毕，则又阅读经论，或参访善知识，以求印证”。总之一句话，由理论到实验，再由实验到理论，科学佛学皆如此。然而不同的是，“科学家是用六识的分别智，去推求六尘的生灭变化依他缘起的道理，佛家则于分别智之外，再用无分别智作观照的工具”，研究大千世界的一切——六尘（物质世界）之外的心法和无为法（姑且以精神和本体，或无限解之）。尤氏解释说，这种不同是由于科学家“认为心物独立”，“研究物质的现象，就无须研究心理的作用”，或者“把心当作物一样研究”，使用的是分别心，而非无分别智，现代心理学的成果，也只能“种种是心理现象或反应，而对于百法中的心王心所等纯粹的心法，并没有什么成果”。简单地说，就是科学忽略了心本身的研究，而不如佛学细巧、深入。尤氏此说，别出心裁，惟教人瞠目其后矣。

具体分析，尤智表将佛教的实验方法分为戒律、禅定和密宗的三业相应、净土之念佛四种。其中戒律是工具，禅定是实验的主要工作，三业相应、念佛法门既是方法，又偏重于结果。他说，“佛教何尝不讲求物质文明”，极乐世界，黄金为地，楼阁庄严，备极壮丽；但一味向外探求，“必至累心而生贪嗔淫杀之毒”，所以佛徒“祇留三衣一钵，所食只蔬菜淡饭，仅足果腹，因为恐衣服丰美会引起贪痴等心所，容易妨碍其实验工作”。所以，“受戒的意义，就是改变生活的方式，使适宜于实验”，像实验室中的“实验管、煤气灯、滤水纸各种仪器工具，无非供实验之用”。

禅定不仅是“佛教心理实验的主要工作”，也“是作者特为科学家介绍的一个实用的方法”。从佛法这方面讲，就是“亲身体验到佛说的真如本体是怎么一回事”，即舍弃妄心，亲证真如。根据佛法，尤智表认为，世人通常思虑之心，科学家推求事物真理之心，只“是前尘分别影事，并不是真心”，不舍此心，“常住妙明的真心就无从显发”，一旦舍弃妄心，“时间空间的束缚，生老病死的苦痛，都可以摆脱”。这就是通常说的“由戒生定，由定发慧”，禅也“只是求慧的手段”。当然，与科学家哲学家“所用的智慧不同”，不是意识的分别，和随意识而起的思、想二心所，“只有从定所生的慧，才能对事物作如理的观察，得到它的真相”。“一旦豁然开悟，讲经说法，头头是道，甚至世间技艺像诗词书画，也超然出尘，自成一家”。也就是说，佛家的慧贯通世间的慧，不仅可以觉悟真如，而且能够给予科学家、艺术家以创造性的灵感，所以“静坐习定（禅定），不但适用于佛学，任何学者也都可以采作训练心智的方法”。例如学习投影几何，想象力薄弱，既不能理解，更不能绘出正确的图形，“如果能闭目静坐，注心作观，那么专心一志，思想集中，对于各种投影和截面的形态，必然观察清楚，像亲自见到一般”。这是就科学和世间技艺方面谈由定生慧的。

密宗、净土更倾向于亲证真如的结果。他说，“真如本体，除了实证之外，总是说不明白的”。所以密宗教人身、口、意三业相应，以明心见性；净土宗通行的念佛，“正合着色空空色，依他缘起的道理”^[2]（第47页）。他比附磁铁说：“阿弥陀佛犹如磁，念佛众生犹如铁”，“铁是因缘，磁是增上缘；念佛的心是因缘，佛的愿力是增上缘”，“念佛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就是将心念依次排列，当然也能发生吸引力，被佛吸往极乐世界。铁成磁，铁量无增减，众生成佛，佛性也无增减”。“因此用科学的理可以证净土法门的正确”。

谈到方法和工具，自然要涉及到因明逻辑。尤智表说，这是“不得不退一步而采用”的现量和比量，

“此种现量比量实与科学家的理智相符”。他指出:因明三支与三段论法相同,惟次序相反,“断案(结论)即因明的宗,小前提即因,大前提即喻”,同时以金属、铝、传电作三段、三支予以说明,因明“喻支是很稳健的归纳法,大前提的‘凡’字则颇易流为武断,盖铝之能否传电,尚待推断,何以在未断定前,就说凡是金属物皆能传电,岂非冒险”。据此他的结论便是:“用逻辑的三段论法便不如因明的有力而无过。”^[3](第17-18页)其实因明又何尝不无此过,虽然陈那的三支作法删除了圣教量,但它同样还是以无常、无我、缘生为不需论证的前提而演绎归纳的。尤氏左袒佛法自然有他的道理。

必须指出,关于方法,尤智表认为,佛教不仅像科学一样,讲实行,讲知行合一,有一整套实验的方法,而且高于科学,尤其对心法;他肯定佛教的实验效果,并以科学的证据说明戒律、禅定、念佛与三业相应的方法的正确,但是,大多数的结论都以“信”为预设前提,仍然缺乏实验的证据。正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没有亲身体验”,“没有证明其可能或不可能之前,暂时不置可否”^[2](第6页)。也就是说,所谓亲证,或者说实验,都是以其信仰为前提而作的“认定”,并非科学实证。他要说的,要证的,依然是不可说,不可证。还是梁启超说得好,“证”是超心理学的,也就是超科学的,还是存而不论,“不置可否”的好。

其次,从内容上看,佛法是纯理智的产物,与科学同气相求,异曲同工。

在《佛教科学观》一书中,尤智表首先说明:“自科学发达以后,所有崇拜一神或多神的狭义的宗教,早已受不住科学的攻击,惟有佛教则不然。科学愈昌明,佛教的教义愈发扬光大……这是因为佛法的理论,都能透过科学的考验,故凡对于科学造诣愈深者,愈能解释佛经中素不能解的文义。大家都知道科学是理智的产物,不知佛教也是理智的产物。惟其同是理智的产物……所以从科学的立场来看佛教……要看得更清楚而正确。”^[3](第2页)

显而易见,尤智表“佛法是理智的产物”与梁启超“智信”而非迷信的说法同声相应。不过,梁氏认为那是超验的,即超科学的;尤氏更强调佛法的科学实证价值。因此,尤智表花去不少篇幅,从“破除迷闇”、“扬弃情感”、“发起正信”三个方面条分缕析,力图证明佛法是理性的产物。

要破除迷闇,首先要破除错觉。比如过去认为地是平、是方、是静,太阳是动;神秘的日蚀月蚀,如今科学证实都是错觉。至于我们看到的星星,以天文学知识衡量,“已是几十年前发送出来的星光,现在这颗星早已飞到不知哪里去了”。还有我们所见的物品似乎都是静止的,“但物理学家告诉我们,这些物质的原子,同太阳系一般,电子回绕了原子核,以光的速度旋转着,而原子与原子也是时刻不停的振动著”。物质看似坚实,其实,“电子与原子核,原子与原子之间都留着极大的空隙,疏松的异常”。

科学如此,“佛教也同样的纠正了很多错觉”,与“天无二日”的古训相反,“佛经上说三千大千世界就有十万万个太阳”,“现在天文镜里证明天空里所有密集的恒星,一个个都是太阳系”。他还开玩笑说,幸亏中国的帝王气度大,“没有把大逆不道的罪名,加诸佛经”,像基督教教会对待哥白尼那样。月有阴晴圆缺,也是古人的错觉,佛经“只说白月黑月”,“说明了月球反射日光的全部道理”。佛经还说“人身是虫窠”,“有八十种虫”,《治禅病秘要经》及《正法念处经》不仅记述了它们的名字,“而且描绘它们的动作形态”,与视身体唯“我”的错觉亦不同。“佛观一勺水,中有八万四千虫”,如今已是普通的常识了。

其次是破斥灵魂。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大多相信灵魂的存在,尤智表说“拿逻辑或因明学来测验一下,就发现它的过失来了”。如果说灵魂是物质的,“则必有长短重量”,必为可见,无动力推动决不能自飞,身体也无需有一个无知的物质作主宰;如果说灵魂是非物质的,“怎么会在身躯内跑进跑出”?尤氏指出,佛教认为生为主宰,不是灵魂,而是神识。他说:“神识是指被物欲蒙蔽了的本体,佛性是指没有物欲系缚的本体”。如此“本体”之说,更切合佛家缘生和实相的论辩,也使得佛法形而上化了。

既能破除迷闇,所以尤氏称佛学与科学是照亮世间的“两盏明灯”^[3](第7页),他说,“我所学的科学知识几全做了佛经的注脚,变成了佛法的护法”^[2](第18页)。然而,“可惜现代的科学还只限于明了物质的相貌,凡有关于心的部分,仍非借重佛教的一盏慧灯,不足以破除迷”。

错觉是由于非理智的情感所造成,故破除错觉必先扬弃情感。最大的错觉,就是人的好恶,佛主破执,即破除偏执的情感。“科学家向来不夹杂一毫情感的,而对于想像力则极端重视。”原子构造、天体运行、电波传布等一切科学发明,“都有赖于想像力以补肉眼之不足”。“一张机械画的价值,在乎正确,不

在美观。”站在佛教的立场上看，“情感虽有公私轻重之分，同为痴爱则一，皆在扬弃之列。”尤氏还指出，佛法与科学同样重视想象，禅观中便有五停心的五种观法，“第二观以下是教人观想极乐世界的种种人物景象。这种想像法简直与投影几何如出一辙”^[3]（第10-12页）。

尤智表还告诉我们，佛法不仅教人信，而且也教人疑，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这正是佛教的研究精神发端之地。既破迷信，又重研究，佛学与科学实在是殊途同归。

具体而言，尤智表着重从以下二个方面分析佛法的科学性。

二

（一）科学的缘生论

佛说诸法因缘所生，万物生成皆因（原因）缘（助因或条件）和合，尤智表说“现代科学逐渐发展，犹能证明缘生论的不谬”。在批判无因论、不平等因论、定命论、机械论四种违反因果律的邪说，佛谓之“遍计所执”的基础上，尤氏再三强调，缘生论“是解释宇宙万有种种变化的一个基本理论”，“是适宜于一切物质变化，心的变化，心物混合的变化”的“万有因果律”。

“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尤氏说，佛家此偈道明缘生论的基本特点：

1. 因，即所作，不会自行消亡。如牛顿定律，物体无外力推动，不会自己改变。
2. 因遇缘生果，如静物遇外力则动，或转向，或停止，或加速。
3. 自作因，自受果。既非天神赏罚，也非自作他受。

通俗地讲，佛法缘生论在于说明，万物生成，不只有因，而且要有缘，即条件。因缘俱足，方能生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佛法应属条件论，而非一因论。尤氏的科学分析恰恰指明条件论的内涵。他说：

一根铜线，在磁场内移动，使其割截磁力线，则此铜线内即生出电压。就此一物质的变化讲，铜线是主因，动力与磁力线是助缘，电压是果……若无铜线，则电压终不能得，故铜线是主因。但有了铜线，没有动力推动它，没有磁力线让它割截，电压还是不能发生，所以动力和磁场是缘。有此因，有此缘，则必生此果^[3]（第41页）。

尤智表还列举许多科学和现实的例证，说明缘生论之成立：农夫种谷得米；工厂以棉制纱，以纱织布，既有主因，又有助缘，因缘生法，历历分明。既“无第一因，亦无最后果，因前复有因，推之无始，果后复有果，引之无终”，所谓六因、十因、四缘、五果，佛家把缘生论破析得极为精详。而且佛家的因果律“不受时间限制”，有三世，千百世之说，果之生成，“全视缘之具备与否为断”，同样强调了条件的决定作用。

如此，佛法虽然得科学实证，但是“科学上只讲物与物的因果法则，一涉到人事问题，或心的因素，即不再向前研究”。不过，尤氏认为，触类旁通，佛法心、物之关系，“亦尚易晓”，“觉得现代的科学正在用实例证实佛教的理论”，“以心为因而使物质发生变化，则现生不乏成例”，如望梅止渴、射石饮羽、梦里遗精等，“可证知心的作用，亦能改变物质”^[3]（第41-46页）。只是，以心为因而生物果，佛法称为“异熟”。

谈缘生不能不谈三是偈，即空、假、中三观。尤智表在《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中说，此偈“打破了上帝造物，神权万能，和旧科学家以原子为原始单位不可再分的种种邪见”，把因缘和合的缘生理论“说得很透彻”^[2]（第25页）。他是这样分析空假中三观的：X代表万物众生、山川日月、科学工艺等一切有情无情、色法心法，用“所谓X者，即非X，是名X”这样的公式，解释空假中三观。以茶杯为例，说它是圆筒状，供饮茶用的瓷器，“除了瓷之外，哪里还有茶杯的自体”？这里的自体，指的是形式，而非生成万物的哲学概念。用来饮酒，“不就变成酒杯了吗”？所以说茶杯毕竟是个假名，它的形式是空。如此按佛经的公式第一句“所谓茶杯”便是假观，第二句“即非茶杯”则是空观。然而，用作茶杯时，也就是说它的“用”的存在，又非空非假，这就是第三句“虽明空假，而不落空假两边”的中观。其实，借用同一公式推导，瓷也非真，以氢氧化铝制成的瓷，也是“由原子核和电子集合而成”，同样是空，是假。故假中空三观当立，“就是佛法也不能例外”。所以《金刚经》说“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2]（第19页）。

尤智表进一步以遮诠，即否定的方式，解析缘生的本质。他说，像电灯，它的电流量的变化“是依照

正弦曲线的,先自零值起向某一方向增长,殆达某一最高值时,逐渐减小以至于零,再从零起向相反方向增长,达最高点,再行减小以至于零”。如此往复循环,看似稳定不变的灯光,“时刻在那里生长变灭”,“生生灭灭的循环不息”。“电流生灭相续,则知非常”;而铜质的电线在电源启闭中,电子的数量亦未增减,“铜原子的电子不减不灭,则知非灭”^[3](第 40 页)。非断、非常则是佛说缘生的真谛,而世俗之见却认假作真,妄执为常、为断。尤智表以此解释“八不”超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科学的创造。不生不灭谓之非断,生灭相续谓之非常,故虽空而不空,所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则成为“佛教宣传最广的两句标语”。对此,尤智表也有鞭辟近里的分析。众所周知,原子的质量集中在原子核,电子的质量只有原子核的 1/1840,原子弹的发明,“证明物质可以变为能量”,物质、能力分家,各自常住不灭“这个违背佛法的定律已被否定”,物质可以转化为非物质的能量,物质的形式,即色,不就是空吗?犹如原子弹爆炸,“少量的铀(U235)变成工作的能力把广岛的生物变成死物”。从物理学上讲,“能力原是力和距离的乘积”,“所谓时间、动力等,都是互相依靠而显发,没有一个是独立真常”^[2](第 22 页)。色即是空如是而已。

据此而论,“非物质的能力变为物质就是空即是色了。现在英国科学界已有确实的证明,能力可以变为物质”,不过,尤智表说,具体什么能力变为什么物质,变化的方法和步骤“到现在还不得而知”。他还推测,“或者可能从日光(光是能力形式之一)造成粮食、衣服和人人喜欢的黄金。或者利用长江的水力,甚至地球自转的能力,或地球对于日球的位能,都没有不可能的理由”。单从力转化为物而言,以现在科学的结论,不仅没有不可能的理由,而且已经有许多事实,不会有人说尤氏“痴人说梦”。至于说“涌出百千万亿诸菩萨众”等,“一切物质是可以从空无所有处随缘变现的”^[2](第 22 页),那就另当别论了。

佛说三自性也是建立在缘起论基础上的学说,特别是依他起性。尤智表解释说,“依他起性就是一切事物的自身是依其他事物的因缘和合而起”,就是空观;对因缘和合的事物“作种种主观计度分别,生起种种意见,或成立种种学说,这就叫做遍计所执性”,即假观;“在依他起性上,不作这种主观的分别,只存客观的事理,那就是圆成实性”,则是中观。通过分析,尤智表鲜明地指出,“以科学来讲,依他起性就是客观的事理。例如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而成立动的概念;由质量的运动,而成立力的概念;又从力与空间的关系,而成立能的概念”等等。至于“自然科学界用演绎法和归纳法(除不健全的归纳法外)所得的知识”,尤智表认为“都是依他起性,都是可信的。例如算学的健立,是用的演绎法,是从几条已知而大家公认的公理,去推知未知的种种关系”;统计法则是“从许多事实归纳出一个理论”^[2](第 28-30 页)。如果采用不健全的归纳法,就部分事实立论,加之主观妄计,而为遍计所执性。如此观察事物,既失事实之真相,认识之假,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是从认识论上谈缘生论的科学价值的。

(二)平等和积极参与的人生观

“出世”,“了生死”,是佛教关于人生的两个重要概念,也是被指责为灰心灭志、消极遁世的依据。尤智表认为这是一种误解。他说:“所谓‘世’者,即是时间”,“所谓‘出世’者,即是超出时间的束缚”,时间“从念念生灭而有”,也是遍计所执的幻相,“故能离生灭幻相者,即不受时间的束缚。所以‘出世’,并非厌世避世之谓”。佛法不离世间、不弃世间,“了生死”实指了生灭幻相、生灭妄念,而非畏死逃生者。

尤智表评论,世间皆言平等,但通常的“意义是狭小的,枝末的”,不仅“不能讲究彻底的平等”,而且缺乏理论上的论证。况且,事实上人生的差别无处不在,谈何平等?佛法与之不同,认为一切差别,仅是遍计所执的幻相,从本质上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因为作为物质的人,包括一切有情的生物,动物和植物,“不外是皮毛骨肉津血”,化学分析“无非是碳氢氧氮磷钾钙铁等等的一大群原子罢了”。所以人和人、人和动物植物“实在找不出不同的地方”,即使就精神而言,以孟子“四心”衡量,“皆具受想行识四种精神作用,并无分别”^[3](第 24 页),“在现象上人与人是各不相同的,但在本体上则完全平等的”,如各种物质,均“由九十八种元素错综复合而成,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但究其本体同属能力”,如《中论》所言“不一不异”。尤智表说,如此“在现象上的不一,在本体上的不异”^[2](第 38 页),则是佛说本性平等、彻底平等,或者说绝对平等的立论依据。

与“了生死”相应,尤氏特意解释说,生命如瀑布,“一息不停,一息不断”,和物体的生住异灭、世界的成住坏空一样,“人生是连续性的,生老病死只是人生的现象,不生不灭才是人生的本体,因此人生就是

生灭与不生灭的统一体”。像煤炭燃烧成二氧化碳和灰粉，电能转变为机械能，质和量既无消减，亦无增加，人的生命也“可以转变为另一方式，但转变并不意味着断灭”^[2]（第 39-40 页）。正因为佛教持这样的生死观，所以不仅不会畏死逃生，而且能够忘我、无我的勇猛精进，“众生无边誓愿度”，“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泥洹”，由是表现佛教的积极参与的精神。

另外还有佛教成住坏空的科学宇宙观等，尤智表的分析显然较谭、梁、太虚，乃至王季同的比附具体精详，科学实证内容俯拾皆是。然而令尤氏无奈的是，科学研究只限于物与物的关系，对于心与心、心与物的关系“还没有进行研究，所以无从对照”，只能在物与物的层面上，将佛学与科学作以分析比较，其余“用因明学的比量的方法来推测”^[2]（第 51 页），亦难免牵强，甚至臆断，毕竟说的是不可道的非常之道。

不过，他说了些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想做什么。在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突飞猛进发展的 20 世纪中叶，包括佛学在内的思想、学术，尤其是意欲终极真理，包罗万象的思想、学术，都要与时俱进，求得科学实证，无疑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风貌。

[参 考 文 献]

- [1]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 5 册[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 [2] 尤智表. 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M]. 台北: 华严莲社印行, 2003.
- [3] 尤智表. 佛教科学观[M]. 台北: 华严莲社印行, 2003.

（责任编辑 严 真）

Mr. YOU Zhi-biao Made the Science Analysis for Buddhist Philosophy

MA Tian-xia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MA Tian-xiang (1948-), male,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Buddhism and medical ethics of religions.

Abstract: After Indian Buddhist had spread into China. Every school of Buddhist, Mahayana or Hinayana, or schools talking about Sunya (Empty) or Bahava (been) and others, had been developing separatly. So theories of all kinds had emerged one after another. While Buddhism revived in the modern time of China, western science trend spread over China so that many scholars, technologists and monks would like to interpret Sunya of Buddhism by natural science knowledge and accomplishment. They used to make science interpretation for Buddhism in all respects of method or content, the ontology or outlook on life. Mr. YOU Zhi-biao is most excellent one of them.

Key words: YOU Zhi-biao; Buddhism; science; test; testimony